

下 集



第十三章

HuoShao ChangSha

在湘春园剧场的后台化妆室。

张文主动地与田洪接触,将湘剧各班社的本家、演员及常演的剧目都作了全面的反映,并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虽天天与唱戏的演员打交道,呷饭在一个锅里,经常帮他们抄写剧本,但我一句唱腔都开不得口,是个完完全全的门外汉。”

田洪也有同感,他说:“我们彼此一样,哥哥小时候带着我看皮影戏,他能跟着唱,而且还唱得不错,我就没有这个天分,也是一句口都开不得。”

俩人说得哈哈大笑起来。

田洪又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所以你不来找我,我也会要找你的。”

张文觉得奇怪,忙问:“你知道我什么?”

田洪:“我哥哥嘱咐我到长沙先找徐特立先生,徐老向我交代,湘剧要展开活动,你去找张文,他是我们的同志。”

张文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他激动地说:“徐老他太看得起我了,谢谢他的信任。”

田洪问张文:“湘剧要组织抗日宣传队,从你接触的角度,你认为队长人选是哪些人好?”

张文如实回答:“你这桩事提得太突然,我一时还答不出来。不过我有个基本认识,湘剧演员有爱国的热情,都恨日本人,但帮派习气都很严重,他们都自由散漫惯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其一;其二,唱戏的都穷怕了,铜锣一响才有饭呷,要组织抗日演出队必须先垫出生活费、路



费钱才动得身。”

张文略加思索后，慎重地说：“唱戏的都是穷人子出身，大多数没有文化，比较起来朱瑞松、罗裕庭、徐振清、黄元义这几个要强一点，他们艺术上也站得住脚，如果这些人出来负责，应该是压得台柱的。”

田洪又问张文：“那你干什么好呢？”

张文：“我还是老本行，当文书。”

田洪：“我佩服你有文化，我不行。”

张文不解：“你哥哥田汉那么著名的大文人，你怎么会没文化呢？”

田洪：“我老家在长沙县果园乡田家段，父亲田禹是个厨师，他得了痲病很早就死了。”

田洪又伤感地说：“我仅读过两年私塾，九岁帮人放牛，十一岁在家乡歌棣塘学泥木工，因年幼挑不起工具箱，中途被辞退。十二岁就随母亲进长沙城去了。”

张文问：“那后来呢？”

田洪叹气：“哎，一言难尽。人总是要学门手艺混饭吃的，经人介绍我到桌后街李家翠花店学做京花，那个老板手艺活不让我沾边，专替他家带小孩、洗衣、煮饭，半夜十二点多关板子，早上还没天亮就起来开板子，把我当牛马使唤，我就跑出来了。”

田洪歇口气，接着说：“为了活命，我什么事都做，五家岭大路边卖茶水，新河铁桥边卖扯麻糖，提着篮子四处卖纸烟，总想赚点钱养活娘，帮助哥哥在日本把书念完。”

“田汉先生回国，你日子就好了吧？”张文关心地说。

田洪：“哥哥回国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并在一些大学兼课，他寄来五拾光洋做路费，我就陪着母亲到上海去了。”

张文：“我听说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和‘南国社’这些进步的文艺团体呀？”

田洪：“是的，哥哥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我为‘左联’做团结和组织革命戏剧工作者的联络员。”他玩笑地解释：“长沙人叫跑腿的吧。”

张文问：“那你这次回长沙的工作……”

田洪：“现行当，还是当跑腿的。”

田洪到各个剧团的活动，引起了湘剧艺人的猜测和议论。

男旦角陈小菊就找了黄元义说：“田洪到长沙来你请他吃了饭吧？”



黄元义不大喜欢陈小菊，出于礼貌还是答了腔：“请客吃饭，人之常情，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陈小菊：“他喊我们去唱戏，不先拿班钱那我就不得动身哪。”

黄元义：“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又没有人拿绳子捆起你去。”

陈小菊见黄元义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态，便讨好地说：“元义本家呀，不是我讲得直，田汉是个角色谁都相信，田洪是个饭桶子，三十几岁啦还没讨堂客，身上布粘布，帮他唱哒戏，日后找鬼去要钱，我是替你当本家的着想呀。”

黄元义义正词严地教训陈小菊：“现在不是帮田洪个人唱戏，是抗日戏剧宣传队，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不做亡国奴，宣传群众起来，全民抗战、全面抗战，你懂不懂呀！”

陈小菊：“只要你元义本家对田洪放心，那就只怪我操空心了喽。”

黄元义指责陈小菊：“你这个人开口是钱，闭口也是钱，上次叫你参加慰问伤兵演出，没有钱你不去……”

陈小菊理直气壮地说：“怪得我呀，饭铺里要钱，酒铺子要钱，穿衣服要钱、剃头、修脚要钱，早上爬起来没得钱就出不得大门……”

说着说着陈小菊哈欠连天，眼泪水直流，看着就打不起精神了，他只好哀求黄元义，将手伸了出来，低三下四地说：“元义也，你做好事喽，赶快借点钱把我，鸦片烟瘾又来煞哒。”

黄元义不理不睬，冷冰冰地说：“我没有钱借！”

陈小菊坐都坐不稳了，只叫：“还不拿钱就会要死人哒。”

黄元义无可奈何，只好从身上掏出一抓银角子递到陈小菊手中，不耐烦地说：“你呷哒去死。”

粟兴运像被霜打过的茄子，头也抬不起来了。他整天唉声叹气，世界上什么都有卖，为什么没有“后悔药”卖，天底下那么多女人我不去找，偏偏去找这背时的尚香云，明明知道柳森严谁都惹他不起，我却要去和他斗法，这真是师公子跟鬼斗法，病人子吃亏。现在好了，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到头来人财两空。

粟兴运闲坐在家中总觉得晦气，三个堂客虽则没有埋怨他，但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舌头下面伤人，他只好到外面去闲逛，解一解闷气。

他什么地方都愿意去，就只不愿到大西门河边上去，那是他触景伤情，伤心落泪的地方。

鬼使神差，两条腿偏偏不听使唤，他一步一步地又溜到河边的码头上来



了。过去朝夕相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还只半个多月没来，眼前都感到陌生、新鲜，而且还有些好奇了。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忙着转移设备、财产，这些粮食行业怎么还在大量地吞进，而且数量还在猛增。

粟兴运望着河边上停泊的大小几百条船只，所装的粮谷至少都有十万多石。他眼红得快要暴了出来，狠狠嘀咕：“要是老子不垮，这个财发得会要在票子里面打滚，下一世还用不完。”

“粟四爷，你在这里看热闹呀。”粟兴运侧面一望，见是杨吉元，他不想搭理准备走开。杨吉元一把拖住他，只说：“你这是为什么呀，老熟人碰面不打招呼，情面上讲不过去吧。”

粟兴运：“我跟你有什么招呼可打，你还没害得我苦呀。”

杨吉元像遭受了天大的冤枉，他表白：“你就怪不得我，都是富牛皮在背后捣的鬼，他不拖柳森严出面跟你作对，你会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呀。”

粟兴运恨恨地说：“你跟杜春、富萝卜不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吗？”

杨吉元连忙解释：“那你又错怪啦，你不是不清楚我们咯号人，哪个出得价钱高，哪个就是我的爷。”他讨好地说：“你日后东山再起，我们不是又跟啖你跑。”

杨吉元这一席话触动了粟兴运的神经，我为什么老是愁眉苦脸、自暴自弃？我应该东山再起呀！

杨吉元见粟兴运转变了脸色，他又继续讨好地说：“我敢打包票，大西门、小西门、西湖桥粮食行的老板到齐啦，没一个有你这样的角色，文唱武打、写算俱齐，拿得起、放得下，一副大富大贵的相。”他胸脯一拍：“你放心，小西门的头把交椅还得归你来坐。”

粟兴运听得高兴，连忙掏出一支老刀牌香烟递给杨吉元，只说：“借你吉言一句，日后飞黄腾达，绝不忘你的金玉之言。”

粟兴运顿时想起，要想翻身就要攀大树，何不去找昔日的恩人市商会的会长左学谦去呢。

杨吉元望着粟兴运远去的背影，又看着手中的烟，他一脸嘲笑地骂道：“好话讲了大半天，连一根打流的都不抽的‘老刀牌’。”他鼻子一哼：“还想翻身当角色，下一世都莫想。”

柳森严不论练武、行医，包括这次任战时服务总队的副总队长都事事认真，而且都力求精益求精。他任省主席何键的保镖，仅凭认真负责这一条就经常受到何键的称赞。

柳森严按照张治中组织各地“民众抗日自卫团”的模式，将战时服务总



队的队员发动起来，在教育会坪集中受训。

柳森严在长沙名气大，有何键保镖的这块牌子，全国武术擂台赛冠军的头衔，湖南国术馆馆长的实力，他在市民中的影响由来已久，这次由他出面，振臂一呼，总算来了将近二千人。

文重孚亲自给队员讲课，他阐述了战时服务总队的意义，这个组织的目的，具体的工作方法。

他还亲授了战时服务的基本要领，结合训练内容演讲抗战形势，他特别强调民众组织一定应遵守规章制度，同时要在救助别人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

曹宪君、王曾互、谭十思、张文他们都积极地参加了战时服务总队的工作，张文还请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主任徐特立先生为队员们作报告。

徐特立抓住这个机会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日事迹，特别对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平型关大捷’的功绩，就在于它粉碎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它充分说明，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共同抗日，日本强盗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军事训练难免不走过场，一是没有发放武器弹药；二是没有统一着装，显得军容不齐整；三是队员素质参差不齐，良莠难分；四是经费没有着落，活动不能正常展开。最主要的还是文重孚只是将战时服务总队的工作，作表面文章，列为自己的政绩好向上面邀功请赏。

苏家巷的市工商联会，其实是左学谦自己的公馆。他因年过花甲不愿天天外出奔波，才将客厅左边的四间房子腾出来做市商会的办公场地。

粟兴运对这里是熟门熟路，他前脚踏进两扇宽大的黑漆厚门，就有门房，佣人向他点头打招呼，粟四爷前栗四爷后的叫个不停，他频频点头以示回礼，人却直接朝麻石台阶一步一步地迈去。门房和佣人都觉得反常，往日粟兴运来市商会只要向他打个招呼，小费见人有份，今日分文不舍，佣人不解地问门房：“今天怎么没给小费呀？”

门房：“他只怕是忘记啦。”

左学谦精练干达，为人八面玲珑，被人戏称为“玻璃弹子”。粟兴运在外与人搭腔左学谦早就听出是他的声音，左学谦生性扶强不扶弱，他知道粟兴运已家败如洗，此番前来又是找自己添麻烦的，他故意双目微闭，装作什么都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粟兴运径直到了左学谦的办公室门口，见他把头仰在带扶手的太师椅上眉闭眼闭，粟兴运以为他在静气养神，便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站在左学



谦的跟前，声音小到只有自己才能听到地叫道：“学爹！”栗兴运见没有反应，便又叫了一声：“学爹呐！”

“嗯，”左学谦的眼睛半睁半眯地应了声。他睁开眼睛一望，故作惊讶道：“啊，原来是栗四爷，栗老板来了，快请坐。”他对外喊道：“门房，快泡茶来。”

栗兴运连忙说：“学爹不必客气。”他自己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左学谦明知故问：“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栗兴运答非所问：“我是混得一天不得一天圆。”

左学谦：“只要混得下去就好咧。”

栗兴运无话找话讲：“我早就想来看您老人家了。”

左学谦明知栗兴运在讲假话，但他还是要戳穿他，便说：“那你过年为什么没来呀？”

栗兴运忙解释：“您老人家知道，做粮食行的年脚下是最忙不赢的嘛。”

左学谦：“那倒也是。”他用手习惯地摸了摸山羊胡子，又问：“那你端午、中秋两节没来也是不得空喽。”

栗兴运：“正是的。”

左学谦：“今天你有闲功夫上我这里来喽？”

栗兴运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答对，整个房内像死一般地寂静下来，左学谦为打破窘境将茶杯端在手中，喝水的声音哗哗地响，一不小心呛得他将茶水喷得满地皆是，他用手轻轻地捶自己的胸脯，自言自语：“老了，不中用了啊。”

栗兴运知道三节两生没有来孝敬这老头子，他心中不满在下逐客令了，他只好从座位上起身垂手垂脚地站在左学谦的面前，说道：“大神莫见小怪，晚辈过去做得不够，要请您老多多海涵呀。”

左学谦知道，倚老卖老不行，没有几句话是打发栗兴运不走的，他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请讲。”

栗兴运哭丧着脸说：“早年我从江西到长沙，是您老帮助我开怡和粮食行……使我发的财……”

左学谦打断他的话：“过去事你忘记哒，我也没去想它哒，你只讲今天是什么事？”

栗兴运：“我变哒姜子牙，会要倒担归家啦。”

左学谦：“那是你活该！”

栗兴运：“您都知道了呀？”

左学谦：“闹得满城风雨，哪有商会会长不知道的。”



粟兴运开脱责任：“只怪那个背时的富牛皮，遭枪炮子打的柳森严。”

左学谦：“你这是自己搞得奶奶一桶粥，还要倒找婆婆四两姜，你自作孽，埋怨谁呀！”

粟兴运自怨自艾：“我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学咄唱湘戏……”

左学谦：“你这是小人之见，我十几岁玩湘戏，如今六十几咄，空不得几天还要往戏院里跑，戏瘾是戒不掉的。”他得意地回首往事：“我跟叶德辉、王先谦搞三十一人堂，湘戏名角邀尽，什么大贵云、小桂云、李芝云、周元霞、柳介吾都在我的班里，大家都说不错嘛。”

粟兴运：“我不唱湘戏就不会认识尚香云这害人精……”

左学谦：“你这就打屁不粘腿了，你别人不找，偏偏找了尚香云，还要去和柳森严争红抗黑，我骂你是只猪，只少根尾巴，全世界的猪都是你的崽，你又有得咯好的命。”他越骂越激动，只说：“江西人都灵泛，就只出咄你这个草包货。”

粟兴运见左学谦骂得起劲，与自己来找他的初衷越扯越远，他只得扭转话题讲自己的来意：“我今天厚着脸皮是来求您帮助的。”

左学谦马上推却：“我六十几的老朽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什么本事去帮助别人。”

粟兴运：“我清楚自己如果要东山再起，满长沙城只有您老扶得我起。”

左学谦：“我有扶过人家，我也扶不起。”

粟兴运：“我就听人说过，民国十年时毛泽东联合省会各界公法团体，集会反对省议会制宪时，你提供自己公馆为会场；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你是第一个认股光洋二百元的股东。”他又说：“武昌首义的总指挥焦达峰是你的密友，你参加同盟会把自己家里成为策划起义的联络据点。”粟兴运如数家珍，将左学谦评功摆好之后，奉承地说：“谁都知道，您老是菩萨心肠最肯救苦救难的好人哟。”

左学谦被粟兴运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了，他就像三岁孩童的口气说话：“那就一点都有错，只要是看中了的人物，我会舍出身家性命去帮助的。”

左学谦马上意识到，自己被粟兴运在牵着鼻子走了，他改口说：“我清白，你刚才是择蕻子菜把我呷，不过，高帽子戴了到底舒服些。”

他语气缓和地说：“讲吧，你的忙叫我怎么帮法？”

粟兴运：“我如今是人一个、命一条，还欠一身的债，想借咄您老人家的牌子去碰运气。”

左学谦：“你这话就不对了，正如戏班里一句俗话，弟子无银客无本，你本事上得天都是空的。”



粟兴运：“那我怎么办呢？”

左学谦：“我看在你与中岛洋行有做成那笔粮食生意的份上，愿意帮你这个忙。你调转头再来，从帮工到老板，从奴隶到将军。我介绍你到大西门胡六皆的利生油盐干菜号做管家去。”

粟兴运满脸笑逐颜开，他学了一句戏词：“谢主隆恩。”然后对左学谦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左学谦警告粟兴运：“你不要稀泥巴糊不上壁呀。”

湖南省政府伤兵管理处运输大队长沈绍三，手中有十几台军用卡车，是负责全省运送伤兵物资的专用车辆。指挥、调度、使用由省政府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专项管理。

沈绍三为人油滑，嫖赌烟酒样样都来，特别爱好和年轻漂亮的女人跳交际舞，他极为自豪的是，满场男宾无论来了多少，自己只要往舞池中一站，那些女舞伴的眼球都要全部聚焦到他的身上来。

沈绍三在部队开车十多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身上这套少校军服就是他资历的象征。国民党军队中有句流行语“十个司机九个嫖，一个不嫖有蛮骚”。沈绍三油头粉面故作斯文。他的舞姿确实是出众，不论探戈、华尔兹、伦巴，在他的脚下，身上，显得那么轻松、舒展自如。女舞伴需要的就是沈绍三这样的男士来带动，心甘情愿地受他的驱使、拨弄。特别是沈绍三那双迷人的眯眼，无时无刻不在勾人心魄，令人魂不守舍。

沈绍三不但会勾引女人，而且还敢玩女人。不论名门淑女，还是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他到手就是财，而且能充分发挥自己顶尖的床上功夫，弄得那些有一手的性伙伴，下回不请要自己送上门来。

沈绍三的工资在同级中是最高的。这份俸禄养家眷绰绰有余，但要应付狂嫖滥赌就捉襟见肘了。赌徒输红了眼，嫖客色瘾按捺不住的时候，是最容易铤而走险的。现在省、市政府和各厅局机关的官员家属急于将收集多年的金银财宝进行大转移，长沙城的富商巨贾也迫在眉睫地要将积攒下来的家当赶快疏散到外地去。这个关键时刻，军车就成了最合适的交通工具。它路上不怕关卡盘查，强盗土匪见了军车也不敢来打劫，一路风驰电掣，安全、快捷、保险。伤兵运输管理处的军车就成了抢手的热门生意。

胡逵在怡和那笔粮谷生意上没有赚到钱，他捶胸顿足，死也不甘心。

周鹏飞消息既灵通，又会捕捉时机。他找到胡逵，见面就说：“我们赚钱的机会到了。”

胡逵垂头丧气：“长沙城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到平民百姓，都在



都寻活路往外跑。哪来赚钱的机会？”

周鹏飞：“他们不跑钱就赚不到手，逃跑起来第一需要的就是汽车……”

胡遼：“对呀，我怎么没朝这方面去想。”

周鹏飞：“我有个朋友是伤兵运输大队长。我们俩人去找货主，那不是发国难财呀？”

胡遼：“这种合伙是最容易赚的国难钱。”

周鹏飞：“凭你的老关系去揽生意，我就配合沈绍三负责汽车。”

胡遼嘱咐周鹏飞：“我只能在暗处使力，抛头露面就是你呀。”

周鹏飞：“只要有钱赚，我砍脑壳都不怕。”

沈绍三与周鹏飞一拍即合，两人信誓旦旦，有福同享，有难同担。

刚开始，沈绍三还有收敛，他只敢偷偷摸摸地派出少数几辆车跑外快，也没有引起外面的注意。现官不如现管，沈绍三将每一趟的收入都提出三分之一送到了汪强的府上，做一个有福同享，汪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欺上瞒下，大家发财。

武汉的战事越紧，长沙的时局就越僵。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当官的鞋底下抹油，早就准备开溜。沈绍三的业务更加繁忙，生意也越做越大。

华南日军于10月21日攻陷广州，对已激战四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来说无异于致命一击。

蒋介石审时度势，于24日下令，命陈诚统辖的第九战区官兵往湖南方向撤退。

25日，武汉已成一座空城，它被拱手让给了日本军队。

武汉失守，对全国军民的心灵伤害太过于惨重了。为了与日本军队一决雌雄，蒋介石、陈诚的军事委员会将宝押在武汉大会战。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长江局也将工作重心摆在武汉大会战，全国的文化精英人物郭沫若、田汉的政治部第三厅也把全部精力用在武汉大会战。全国的老百姓募捐、筹饷，求神拜佛，都在倾情地支持武汉大会战。一夜之间，武汉失掉了，方方面面的人都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现在，那些喊了一年多“抗战必胜”的口号，不但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反而成了百姓嘲讽军队的话柄，再讲这些空话也无人爱听了。

其实最痛彻肺腑的莫过于蒋介石。好在他对武汉失守是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在延安一再告诫，不要将武汉的得失看得过重。所以共产党协助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但不决战武汉”。10月25日武汉沦陷的早晨，周恩来和蒋介石是最后一批撤退出来的。



南京失陷之后,武汉成了“九省通衢”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的中心。如今武汉失守,蒋介石确实有“国破家亡”的凄凉感了。令他特别寝食难安的是,日本少壮派军人狂妄地叫嚣“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羞辱我们丢了东三省,失去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连首都南京也没有了,国民政府已降格为与共产党一样,成为了在野的地方政权。

汪精卫素喜落井下石,他亦乘机叫嚷:“武汉失守是‘亡国之兆’,如果不顾国力,军力,民力,与日本人拼消耗,其后果是‘再战必亡’。”

使蒋介石聊以自慰的是共产党在忠诚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不但没有乘人之危,而且在做全面抗战,团结军队,团结人民,团结国民党的工作。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患难见真情”,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合作伙伴。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形势急转直下,使长沙从大后方骤然成了抗战的最前线。

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了湖南,他将军事委员会指挥抗战的大本营驻扎在南岳衡山的磨镜台。

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军委政治部也跟着到了长沙。他自己则到南岳陪伴蒋介石商议军国大事去了。

王明卸职回延安后,周恩来接任长江局的书记。他率领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郭沫若、田汉及政治部第三厅的同志来到长沙后,就在水风井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安营扎寨,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田汉按照田洪先期回长沙对湘剧团体摸索的情况,轻车熟路地深入下去,直接和黄元义商议成立抗日湘剧演出队的事项。

田洪与张文的看法如出一辙,都认为:“湘剧抗敌宣传队的负责人,尽量让有组织能力,业务上拔尖,在班里有声望的演员出任为好。”

黄元义亦有同感,他说:“不要在几位本家中打圈圈,既然是全民抗战,全面抗战,应该要发挥方方面面的作用,让演员出来领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田汉将他们讲的话,都在本子上记录下来,他还要在演员中听取意见,请示三厅后再作决定。

演员,特别是名演员,他们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一般都与各个层面的人物有交往。

长沙城大大小小的几十,百把家茶馆,是专门传递小道消息,议论时局的信息交流场所。湘剧演员没有几个不喜欢大清早就往茶馆跑的,喝茶都





有瘾，一天不去心发慌，守在家里不得一上午完，只有泡上一杯滚烫的热茶，然后将肝肠肚肺里面的藏污纳垢从喉管里清理出来，再将热腾腾的糖菜包子合起来，一口一口地细嚼慢咽，不时地抿一口热茶，那种感觉，真是回味无穷。

黄元义、周海林、刘伯尧、贺华云、王华林齐聚在德园茶馆，他们在议论抗敌演出队这个中心话题。

刘伯尧：“我同意元义伯伯的意见，朱瑞松、徐振清、罗裕庭都是适合的人选，他们领队压得住台，大家会听他们的指挥。”

贺华云有不同看法：“尽是唱戏的为头不好，还是选个把本家做领队，他们到底有为头的经验。”

王华林马上附和：“一点都没错，徐振清从没有过头，他不晓得犁头是生铁铸的。”

黄元义：“我们当本家的不是不愿为头，共产党从来相信的是无产阶级，要让他们去负责，我们跟在后面站墙子，做后盾，一样的是抗日嘛。”

周海林对他们的话题不感兴趣，他说：“我只晓得军队里当个团长不费力，戏班里当个团长就要喊天，咯帮唱戏的是活祖宗，名堂多，一天到晚尽是转贩子，喊他做爷都招呼不住。”

王华林听了这话不是味道，他对周海林不悦地说：“你这话是朝我来的吧？”

田华明接腔：“你不要对号入座，他是讲班里的人，没有提张三李四。”

黄元义马上制止他二人的争论，他说：“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过去兵荒马乱有谁来理唱戏的，如今田汉先生看得我们万斤重，我们自己要争气，不要使田先生没面子，更不要让人指背，这帮戏子到底是稀泥巴糊不上壁。”

刘伯尧：“还是元义本家讲得对，我一想起师徒字上写的‘寒暑凶灾，各安天命，逃南走北，不与师傅相干’，就对田先生感恩非浅了，他不来关心我们，大家只怕会要去打流。”

旁边一桌九芝堂的劳九爷，马上答白：“那是的，如今都没得哪个来关心我们。”

余成久素来瞧不起戏子，他说话总喜欢带刺：“这叫做‘骑起不走，牵起倒行’，不去理这班人，他会要找上门去讲好话的。”

徐菊生问劳九爷：“九芝堂准备往哪里走呀？”

劳九爷：“九水子是挖好哒，准备往湘潭走。”

叶尚农问徐菊生：“九如斋的去向如何呀？”

徐菊生：“回老家莲花桥，我大崽已经动身作准备去了。”



余成久问谭十思：“我准备往邵阳撤，贵公司的车子得空吗？”

谭十思：“我的车子跑不那么远，再者路上也不安全，怕强盗、土匪拦路打劫，到时候人财两空划不来。”

余成久着急起来，他只说：“那又怎么得了呢？我铺子里那么多东西要拖，一时三刻到哪里找靠得住的车呀？”

劳九爷也跟着说：“这就是天大的麻烦事了。”

谭十思安慰他们：“二位不要急，我可以替你们打主意，想办法。”

余成久：“那你有什么解围的办法赶快拿出来？”

余成久急不可耐地对谭十思说：“你别卖关子，快点讲出来听听。”

谭十思：“周鹏飞有个朋友在省政府伤兵管理处当处长，他手下有十几台军车，周鹏飞找他帮忙拉货，应该会给这个面子的。”

余成久：“那你赶快与他联系，去迟哒会轮不上号。”

劳九爷对谭十思：“你千万不要来踏哒九芝堂呀。”

谭十思爽快地答应：“我是江西人买牛，便带江流，两个人的忙一齐帮。”

湘剧成立抗敌宣传队，这是破天荒的新鲜事。

刘艳喜、于福星、陈艳霞、刘福银、筱福娥、张艳梅、徐福玉这一大帮年轻女演员，听说自己都能报名加入进去，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了。于福星提议：“我们要为抗敌宣传队做点事，使大家觉得我们女演员是一片热忱投身抗日行列的。”

刘艳喜：“我们做得了什么？只能跟着男的后面打贺声，凑热闹。”

张艳梅：“看准机会露一手他们男演员做不了的事情，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筱福娥：“你们就是喜欢出风头，我看把戏唱好就可以哒。”

刘福银：“我也是的，我只晓得唱戏，别的事情都做不来。”

陈艳霞突发奇想，她说：“我妈妈是绣花的，到皇后街去买点绣花的线，要元义伯伯扯几丈红绸子，我们来绣一面‘湘剧抗敌宣传队’的旗子……”

于福星将手往大腿上一拍，连忙说：“好主意，现在不要声张出去，到时候拿出来给大家一个惊喜。”

张艳梅：“这就叫抗日出征，以壮行色。”

徐福玉：“把旗子一打，热是热闹，就不晓得田汉他们领不领情？”

刘艳喜：“帮他们助威，还有不领情的道理。”

张艳梅稳重一些，她说：“我想先派一个人先去跟田洪通过气，让他去告诉田汉，这就叫瞒下不瞒上。”

于福星：“这倒也是的，我们中间派谁去讲合适呢？”





几个女演员,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没有一个主动出来承担去和田洪交涉的。

刘艳喜历来是快人快语,她见大家都不表态,便发话:“你们都不做声,不吐气,我来讲好哒,我不会拿针线,跑腿的事就算我的,我去找黄元义,要他跟田汉先生打个招呼,只说是绣一面湘剧抗敌宣传队的旗子,表示我们女演员的一份心意。”

于福星做事后诸葛亮,她笑着对刘艳喜说:“我心里早就知道,你会抢着这份差事干。”

刘艳喜不服,只问:“那是为什么?”

于福星:“因为你沉不住气。”

这几天全国,甚至全世界舆论都在关注长沙的命运。他们都认为:长沙处于广州、武汉南北日军的夹攻之下,特别是武汉的日军分水陆两路南下,大张旗鼓地向湖南进犯,前锋已兵临岳州城外。岳州一失,长沙首当其冲。长沙若失,日军则将南北打通,整个中华民国的政治、交通、经济、文化、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全面的瘫痪。

日本内阁看清了这一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严重性。

日本军队调集武汉、广东、江西三方面的军力向湖南重兵压境。

蒋介石也在集中优势兵力拱卫湖南。他将第九战区司令部摆在长沙,调王牌军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李玉堂的第二十军,配备苏制火炮组成的第四旅,由王若卿将军组建的第九战区炮兵指挥部,协同陆军作战,将近六十个师的兵力,筑成一道血肉人墙,意在死守湖南。稳定军心、民心、党心。张治中跟随蒋介石多年,他非常熟悉委座的战略部署、战术思想,包括他的人格力量和生活习性。

张治中对蒋介石有一种知恩图报的君臣父子心理。他非常清楚,委座任何时候都是信任自己的。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爱国将领,张治中早将生命置之度外,对金钱美女、升官发财这些身外之物已经熟视无睹。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也撩拨不起格外的激情。但最高领袖的关爱和信任则比什么都重要。陈诚是委座的心腹爱将,派他驻守长沙,由张治中自己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安排杜聿明的200师驻扎湘潭,他的外甥俞济时任株洲警备司令,如果不是委座极为信任的心腹宠臣,他是不会有这个安排。

张治中对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毫无保留,到了愚忠的地步。他总觉得委员长处理军国要务,喜欢意气行事,而且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什么事都是轰



轰烈烈地开张,最后是虎头蛇尾,黯然收场。两次淞沪抗战,开始都是全力以赴,但总是心存侥幸,只想结局是握手言和。眼下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而且自己都被日本人打得无有立锥之地了,但还是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带在身旁,不离左右。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德、意、日三国是同盟伙伴,日本打中国,德国是帮凶。陶德曼在中国能起什么作用?只能起劝降的作用,间谍的作用,拖后腿的作用。

可笑的是自己还得与陶德曼虚以周旋,唯领袖之命是从,以领袖之好所好。

曹宪君见田汉回长沙,他与黄元义商量,又要以老同学的身份请田汉吃饭。

黄元义则看法不同,他说:“你应该请老师徐特立吃饭,请田汉作陪。”

曹宪君:“这个点子好,那还请谁做陪客呢?”

黄元义:“现成的人叫一桌不难,”他扳起指头算:“吴华安、贺华云、朱瑞松、徐振清、陈绍益、罗元德,”他稍作停顿,然后说:“就是这几个人算哒。”

曹咏君:“你为什么请这几位作陪?”

黄元义:“你就不清楚吧,我算给你听,徐老喜欢华安这个活周瑜的戏。”

曹宪君:“华安是要请。”

黄元义:“华云有喊他,那会骂死人。”

曹宪君:“有呷有得他的份,那他会不依不饶。”

黄元义:“朱瑞松、徐振清是队长人选。”

曹宪君:“等于是钱行酒,应该请。”

黄元义:“陈绍益、罗元德是田汉先生的亲戚。”

曹宪君:“这两个不是亲戚都应该请,”忽又提出:“谁去跑腿请人咧?”

黄元义:“现成的。”

曹宪君:“谁呀?”

黄元义:“张文。”

曹宪君:“他行吗?”

黄元义:“你小看了张文,这些人他全认识,没有一个请不动的。”

曹宪君:“那好,他也来呷一餐。”

黄元义:“请在什么地方?”

曹宪君:“就定在玉楼东酒家,时间就是后天中午。”

李孝男垂头丧气地到樊西巷去找雅琴,刚好进大门遇见雅琴和慧茹姊





妹收拾得整整齐齐准备外出。慧茹见李孝男的落魄模样，惊讶地叫喊：“这个样子真像抢场熬考，落第而归的背时苏二相公，苏秦来了。”

雅琴责怪慧茹：“你说话不要这般尖酸刻薄好不好。”她对李孝男说：“有什么话进去讲吧。”三人又转过头，朝客厅走去。

刚坐下来，雅琴就问：“什么事把你急成这副模样？”

李孝男哽咽着说：“《市民日报》停刊了。”

慧茹抢着说：“我怕有蛮大的事咧，《市民日报》停刊，换个地方不就得了。”

李孝男懊丧地说：“除田汉先生的《抗战日报》外，长沙几十家报纸都停刊，散伙的散伙，有些转移到外地去了，记者都要另谋高就重新找出路。”

慧茹笑眯眯地说：“你倒是不用愁，还是回你家李福胜米厂当大少爷，呷安乐茶饭去。”

雅琴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她教训慧茹：“你说话总是舌头下面打死人，从不替人家着想，日后嫁出去，会要被婆家磨死的。”

慧茹撅起小嘴，仰脸朝天地说：“我呀，要么不嫁，要嫁，也要选一户，丈夫怕了我，婆婆让我三分的人家。”

雅琴：“但愿你能如此。”她转身对李孝男说：“除了当记者，你还想干其他事吗？”

李孝男：“我总觉得当记者好，是第一个了解新闻的人，可以抒发自己的政见，更重要的是能为百姓说话，针砭时弊、惩恶扬善。”

雅琴：“既然你这么爱好记者这一行，我倒有个法子。”

李孝男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法子？”

慧茹：“她是和尚剃头，尽嘎哒法，她能有什么法子。”

雅琴指责慧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法子，昨晚我听爸爸说，他明天中午在玉楼东酒家请田汉先生吃饭，由他出面讲一声，加入到《抗战时报》去。”

慧茹讥讽地说：“那就是乔麦田里捉乌龟。”

雅琴：“什么意思？”

慧茹：“这你都不晓得呀？”她洋洋得意地说：“十拿九稳口煞。”

李孝男高兴地说：“借你一句吉言，但愿马到成功。”

市面上从一个月前的繁荣景象眼看着逐渐萧条下来。

九如斋也不像昔日货架上陈列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购货的穿进拥出，大包小包提出大门，如今是打开板子难得做几桩好生意。

南门口、八角亭、南正街、红牌楼、中山路，昔日最繁华的几条主要马路



铺面的生意也差不多。白天没得几个人上门做生意，晚上还未断黑路上就怕鬼打，清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怕。只有街头巷尾的小南货店、食杂店、酒铺还在点起洋油灯做生意。附近隔壁的左邻右舍，都不敢到远处买东西，只要就近有买，不管好歹图个方便算了。

樊西巷的豫兴久倒是热闹非常。吴年、许祥、杨树山、刘其，他们十来个老酒客在这里打散杯酒喝。

豫兴久的老板彭端午最怕的就是这帮人。

他们把现钱的日子少，呷账的日子多，每次结账总是争得面红耳赤，不是说多上了一两酒的账，就是多算几杯酒的钱。争归争、吵归吵，但他们还是要来的，而且一来就坐烂板凳，到关板子的时候还要三请四催才肯走人。豫兴久本来就场地窄小，摆上货架宝笼，过道放上一排板凳，两个人过身都要侧身才能通过，十来个人坐在里面就显得更加拥挤了。

彭端午拿出账簿对刘其说：“你的酒账记满一页多啦，只怕会要打个坨吧？”

刘其口气蛮大的说：“你不要小钱做账讨，过几天都会清掉。”

彭端午：“你咯号话我听多啦，你几时口袋里有余钱剩米还酒账。”

吴年：“其伢子又没错，有钱钱打发，无钱话交代。”

刘其：“咯回老子就是用钱来交代呐。”

许祥对刘其：“那就是偷哒你爷卖卤味的钱来还酒账喽。”

刘其连忙表白：“那就不是的啦，咯回我碰哒大老板请我做保镖，过三天就把定钱给我。”

吴年讥讽刘其：“咯是碰哒哪个眼睛没呷油的老板请你去当保镖啊？”

刘其骄傲地说：“南门口鼎鼎大名的中华国药局，请哒我去守屋，工钱每个月六块光洋，外加每天三餐饭。”

杨树山马上接腔：“有咯号好路就莫来踏我呀。”

许祥：“你树山伢子还守什么屋喽。”

杨树山：“有钱的都疏散到外面去哒，我反正没得地方去，不如留在长沙混口饭呷。”他又对吴年说：“你也是个有得地方去的，不如留下来做伴热闹些？”

吴年还有点犹豫，刘其劝说：“同来无疏伴，凑在一堆多几个人打酒讲。”

吴年表白：“南门口德茂隆酱园找我几次，我还有松口，既然你们都留下来，我也留下来算哒。”

许祥见大家都留下来，他也只好说实话：“你们讲得热火朝天，其实我早就答应替碧湘街陈记棺材铺守屋。”



杨树山：“那你为什么不早讲呀。”

许祥：“我怕你们笑话我口煞。”

吴年一本正经地说：“笑就没有人笑话你们，既然答应了人家的事，就要作古正经地干。”

刘其：“吴年，这事不要你多嘴，我们这几个都是靠得住的人，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杨树山最喜欢讲新闻，传播小道消息，他说：“昨天听河里驾船的讲，岳阳那边打得厉害，看样子会守不住哒。”

吴年：“岳阳如果沦陷，长沙不要三天就会来日本人。”

许祥：“当官的早就晓得长沙靠不住哒，你看公路上汽车运的都是他们的家属、财产，我们老百姓就没人来过问。”

彭端午对许祥他们说：“你们几个是战时服务队的角色，多少还沾点官气，到时候会有人带你们走的。”

吴年知道彭端午是在讥讽自己，他便说：“我们不要哪个带，大水淹来哒有得跛子，死尸都跑得动，我们几兄弟不会落在人后的。”

外面街上有叫卖馄饨的吆喝声，许祥才记起自己还没吃晚饭，他对挑馄饨担的喊：“来一碗重油、多葱，放干辣椒的馄饨喽。”

吴年：“这就难得哪，昨天晚上我走了三条街，没看见一副馄饨担子，连什么吃的都没有。”

杨树山打里手讲：“你还馄饨担子咧，长沙城三千多个东洋车子，白天还看见几个在跑，晚上一个都看不见哒。”

彭端午搭话：“现在晚上连电都停了，要点洋油灯做生意。”

杨树山死样呐气地说：“早一个多月深更半夜还有卖糯米饭的、馄饨担子、米粉担子、炸臭干子、糖油粑粑、刮凉粉、白糖盐醋藕、白粒丸、麻油猪血的到处都是，现在一声喊都没看见哒。”

许祥：“路上没得人走了，他们出来逐死呀。”

在容园何键的公馆，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湖南的工作。

张治中这几天非常懊恼，自己一介武将到湖南来出任文官当省主席，你陈诚出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人就住在南门外扫把塘章公馆。按理应常来往，他却一步不至反而将前方的战况向我封锁，使我一无所知，若要了解战情，还得向岳阳前线打电话去问个明白。张治中暗恨：“陈诚这哪里是以大局为重，分明是在意气用事。”

张治中心中不悦，他向蒋介石提及此事，招来的却是责怪。蒋介石说：